

康雍乾帝王三书

金满楼◎著

皇城秘史

乾隆和他的妃子们



皇后三人 皇贵妃五人 贵妃五人 妃六人 嫔六人 贵人十二人 常在四人

看看正史，他是痴情种子，还是风流帝王？
深宫寂寂，六宫无主，到底谁得乾隆专宠？
妻妾子女，缘于何故，多半死在乾隆之前？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金满楼◎著

皇城秘史

乾隆和他的妃子们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皇城秘史：乾隆和他的妃子们/金满楼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 6

ISBN 978 - 7 - 203 - 09538 - 5

I. ①皇… II. ①金… III. ①皇室 - 史料 - 中国 - 清代 IV. ①K827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8659 号

皇城秘史：乾隆和他的妃子们

著 者：金满楼

责任编辑：李 鑫 翟丽娟

装帧设计：刘彦杰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0351—4922159

E — mail：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 × 1010mm 1/16

印 张：20

字 数：270 千字

印 数：1—5 000 册

版 次：2016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203 - 09538 - 5

定 价：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录

身世成谜·乾隆家事传闻多

雍和宫还是狮子园,这是个问题	003
乾隆生母:皇上亲妈咋也成了问题	014
新君继位:胡萝卜加大棒也是家法	025

伉俪折翼·东巡路上失元配

丧子又丧妻:散心之旅反伤心	037
大阿哥之死:丧葬风波闹得凶	047
张廷玉受辱:皇上亲你你不亲	057
有福的傅恒:皇后的弟弟风生水起	071
倒霉的高恒:皇贵妃的弟侄双双被诛	082



目录

皇后被废·南巡欢乐也闹心

无发国母:二任皇后何以如此激动	093
江南选妃:寡人好德,但也很好色	103
令妃之宠:距离皇后只有一步之遥	113

假货横行:下江南被“伪稿案”搅局	121
乾隆气量:杭世骏被罚买卖破铜烂铁	132
南巡趣闻:纪晓岚被骂“倡优大学士”	141

孤独鳏夫·宫里宫外都寂寞

传奇:生前是容妃,百年后成香妃	155
暴酷:侍女而骄,惇妃将宫女活活打死	168
前缘:和珅有才情商高,乾隆不爱都不行	178
超恩:皇帝情缘,福康安岂一“私生”了得	190

寡人亦老·枯坐无聊老皇帝

心写治平:古稀天子,默看群妃之像	205
挑选皇储:龙生九种,皇子遭遇各不同	217
见习皇帝:大事还得我办,你且一旁看政	228

尾 声

一个不受欢迎的远方来客	239
-------------------	-----

余 论

望九老翁心不足 十全更有十不全	25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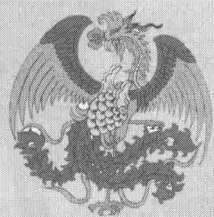
附 录

乾隆家事年表	267
乾隆后妃列表	275

乾隆子女列表	283
御制古稀说	286
御制南巡记	288
御制十全记	290
参考书目	292
后 记	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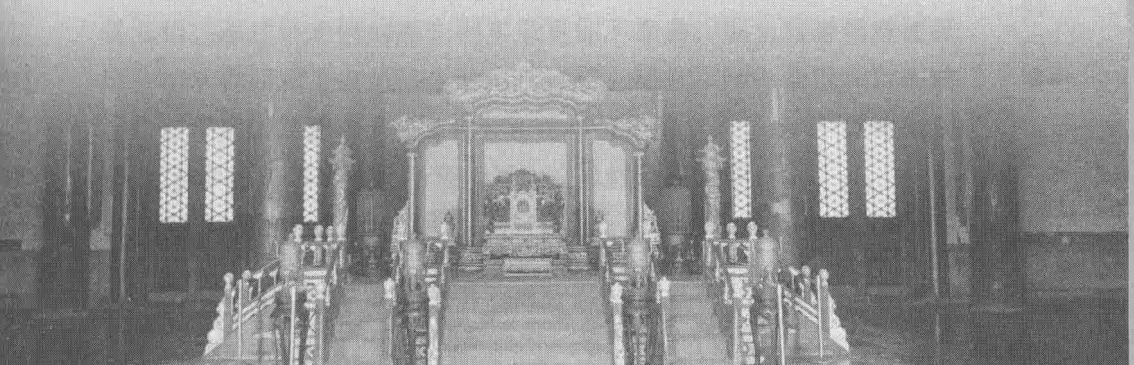


目
录



身世成謎

乾隆家事傳聞多





雍和宫还是狮子园，这是个问题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其执政六十余年，自称“十全武功”、“十全老人”，按说他的历史是最清楚的。不过，在后人的七搅八搅下，其身世反而最为扑朔迷离。这事说来，还真怨不得别人，要怪只能怪乾隆、嘉庆、道光这祖孙三人自己添乱。

先从道光继位后的“遗诏风波”说起。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中旬，在随行王公大臣及八旗铁骑的护卫下，嘉庆皇帝按往年的惯例前往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秋猕”大典。这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上虽说颇为辛苦，但也还算顺利。

七月二十四日，巡幸队伍行至广仁岭，若不出意外的话，次日即可抵达目的地。或许因为避暑山庄遥遥在望的缘故，刚过花甲之年的嘉庆这天也是兴致高涨，他一路快马加鞭，愣是把大队人马甩在了后面。

令人意想不到的，身体一向健旺的嘉庆却于次日黄昏以一种非常离奇的方式驾崩了。由于死得过于突然并且事前毫无征兆，一些小道消息竟说嘉庆是被雷给劈死的。这种非官方的异说当然未必是真相，不过后来修的嘉庆朝实录更加不靠谱，因为后者居然说嘉庆死前从容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丰功伟绩，而且在随扈亲近大臣面前当众打开建储的密匣子并亲自宣布将皇位传给皇二子绵宁（即道光皇帝）。从事后的各种蛛丝马迹来看，这显然是在撒谎。

“天打雷劈”是敝国骂人的常用语，其发生的概率一向极稀少，



打到皇帝身上的概率自然更加小之又小。不过，这种自然力的可能性毕竟还有，也不好全盘否定。假如排除这种听起来过于荒谬而近乎恶意的“雷劈说”，嘉庆极可能死于某种暴病（如突发的心脏病、脑溢血等），其突然的意外死亡终究是既定的事实。对极少数利益攸关者来说，皇帝猝死而皇位虚悬的权力真空期可真不好受，哪怕这一政治危机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时辰。

所谓利益攸关者，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在旁的皇子们，其次为随行的诸王公、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高层人士。皇子的利益攸关无须过多解释，因为雍正朝后实行秘密建储，在打开传位密匣之前，谁都有可能继承皇位。至于那些高层人士，这时的拥立与表态简直就是押宝赌博，弄不好就得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给搭上。

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原来，按雍正制定的秘密建储办法，传位密匣有两个，一个放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下，另一个则由皇帝随身保管。可是，嘉庆死时远在承德，自然无法去取乾清宫的传位密匣，而嘉庆随身保管的那个却怎么找也找不到。此时的皇子们，在父皇死后除了哭号以尽孝子本分外别无他事（也不方便干其他事啊）。这下，解决政治危机的担子全交给了诸王公大臣们。

国不可一日无君。由于事发突然，行宫内八位最重要的王公大臣^①决定召集紧急会议，以讨论当前最为紧迫的问题——拥立哪位皇子正位。待到众人坐定后，权势最重的首席军机托津首先提议，将传位密匣未能找到一事立即奏报皇后钮祜禄氏，请后者定夺。这一提议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无论哪位皇子继位，钮祜禄氏都将被尊奉为皇太后，她所作出的懿旨，势必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惜的是，请皇太后懿旨固然不难，但热河距京城相距数百里，就算用最快的速度，来回也要个三五天。如此一来，仍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这不，此事议定后，会场上的诸位王公大臣你看看我，

^①即首席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托津，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戴均元，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卢荫溥，军机大臣、户部侍郎文孚，御前大臣赛冲阿及索特纳木多尔济，总管内务府大臣、宗室禧恩及世泰。

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在拥立大事上首先发言。是啊，猜对了加官进爵，这万一猜错了，可是不得了的事！

会场虽然一片沉寂，与会诸人的心中却是极其忙碌。在反复回忆之前的各种迹象后，他们最终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位最有可能的继承人，这就是皇二子绵宁。是啊，绵宁不仅是当时年纪最长的皇子，而且是嘉庆元后喜塔腊氏唯一所出。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林清发起的“禁门之变”中，绵宁处乱不惊，率众侍卫奋力御敌并用鸟枪亲毙二人，力保宫城安靖。

事后，塞外行猎归来的嘉庆龙心大悦，盛赞二阿哥有胆有识，忠孝兼备。随后，嘉庆特发恩旨，封绵宁为和硕智亲王。就连立功的鸟枪，也御赐其名为“威烈”。从种种迹象看，储位非绵宁莫属。

默许归默许，但要真把他说出来却不是件容易事。如康熙末年，当大家都以为十四阿哥胤禵极可能继位时，最后的结果却是四阿哥胤禛入继大统，事后由此被整肃的人也不在少数。这次也是一样，猜中了固然皆大欢喜，但万一乾清宫里的传位遗诏写的不是绵宁，麻烦可就大了。有鉴于此，老于世故的众大臣们都假装闭目思索，不肯发言。

最后，打破沉默的是总管内务府大臣、宗室禧恩。这位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睿亲王多尔衮的七世孙，终究未失先人的勇莽本色。其扫视全场后，缓缓道：“二阿哥系孝淑皇后嫡出，又有定乱之功，一向最为先皇看重——我看就他吧。”

此言既出，全场震动。虽然多数人有立即赞同的冲动，但多年积累的官场经验还是将这一念头强行压下。事情明摆着，现在已经有出头了，自己再去附议，岂不是多此一举、自找麻烦？

这时，会议的主持者、首席军机托津就不得不发言了。考虑再三后，托津与另一位中枢重臣戴均元对视了一眼，仍用谨慎、模棱之术而慢吞吞地说：“二阿哥智勇仁孝，简在帝心，固然是众望所寄，理当入承大统……”说到这里，托津有意顿了一下，说，“然而……”



身世成谜·乾隆家事传闻多

很明显，托津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这个“然而”的意思，无非是说传位密匣尚未找到、不宜过早定论。但此时此刻，正位是何等大事，一句“然而”，足以给自己惹祸了。

正当会场又要陷入沉默时，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传位密匣这时居然找到了！原来，这个关系朝代更替、贵重无比的镞匣藏在随侍嘉庆的小太监身上。由于主人事前并未交代，小太监在慌乱当中，一时竟未能交出。^①在这当口上，各王公大臣也没心思去过问这些细枝末节，他们要做的就是赶紧把匣子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何答案！

可是，镞匣虽然找到了，但没有钥匙，一时无法打开。心急之下，托津用力拧开金锁，捧出宝书当众宣读——万幸的是，押中了！正是传位给皇二子绵宁！

绵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其入承宝位可谓一波三折、有惊无险。所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托津、戴均元在此过程中也没犯什么大错，不过这二位很快就要为他们的谨慎而付出代价了。

当年九月初七，在道光皇帝举行登基大典仅十天后，托津、戴均元被赶出军机处。表面上看，这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人走茶就凉，不过托、戴二人的把柄也确实被抓了个正着，那就是遗诏问题。

按以往惯例，每位皇帝驾崩时都要以其名义发布一道遗诏，以总结过去、放眼未来。不过，这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那些遗诏多是继位者代作，尤其是事出意外之时。这一次，负责起草嘉庆遗诏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几个军机大臣的身上，而他们犯了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把乾隆皇帝的出生地给写错了：原本是雍和宫，竟写成了避暑山庄！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由于嘉庆驾崩于承德，托津等人也就顺手在遗诏末段来了一句：“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

^①“镞匣藏于小太监身上”的说法见戴均元的墓志铭。喻大华在《道光皇帝》一书中对此有所质疑，并认为皇太后既发懿旨，则乾清宫亦无传位遗诏。

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予复何憾？”

这段话的大意是，乾隆皇帝出生在避暑山庄，那嘉庆皇帝死在这里似乎也没什么遗憾，反有某种因缘附会的神圣感。这句话原本无关宏旨，不过为后文做个铺垫。不巧的是，让一个有心人给瞧出毛病来了，这下事可就闹大了。

这个有心人是谁呢？翰林院编修刘凤诰。刘凤诰，字金门，江西萍乡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探花出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等职。嘉庆四年（1799年）后，刘凤诰出任《清高宗实录》纂修官，后又升任实录馆副总裁。八年后，《清高宗实录》告成，刘凤诰被赏加太子太保，时人誉为“宫保刘金门”。同年八月，刘凤诰因修实录有功而被派为浙江学政。这本是名利双收的好差使，但最后让刘凤诰自己给搞砸了。

原来，次年浙江乡试时，刘凤诰受人之托，徇私舞弊，结果引得士子闹事、御史弹劾。群情激奋之下，嘉庆遂命时任户部侍郎的托津及刑部侍郎周兆基、光禄寺少卿卢荫溥三人查办此案。一番调查下来，刘凤诰虽无受贿，但请托是实，托津等人初拟将其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嘉庆接奏后，御笔改为遣戍黑龙江。

自此，南国才子北入冰天雪地，凄凄惶惶，委实苦不堪言。直到三年后，因收到朝廷钦颁的《御制南苑大阅诗墨刻》，黑龙江将军斌静按例上谢折。嘉庆披阅此折后，笑着对近臣说：“此非斌静所能书写，而必出自刘凤诰之笔也。”展读再三后，嘉庆又说：“其文愈胜昔，可谓穷苦始工也！”

或许是念及刘凤诰修实录有功，或许是觉得人才弃之可惜，嘉庆于次年特发恩旨，说“刘凤诰从前恭纂皇考实录，曾有微劳，学问亦可”，“著加恩赏给编修来京供职”。由此，刘凤诰终于从流放地给解脱了出来。经历了这场人生灾难，刘凤诰仕途全毁，几至一蹶不振，其对当年的主审官员们难免怀有切齿之恨。这不，嘉庆刚一驾崩，机会就来了，托津等人在遗诏中竟将乾隆出生地给写错了，这真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此时不报，更待何时？！



那读者或许要问，刘凤诰又怎么知道遗诏有误呢？这要说起来，就没有比刘凤诰更清楚的了。原来，最先在这问题上犯错的不是托津等人，而是嘉庆皇帝自己。嘉庆十二年（1807年），当实录馆将修好的《清高宗实录》及《清高宗圣训》送交御览时，嘉庆发现父皇的诞生地竟然写成了“雍和宫邸”，不由勃然大怒：父皇明明诞生于避暑山庄狮子园，什么时候跑到雍和宫了？！

早在嘉庆元年（1796年）时，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在避暑山庄过八十六岁“万万寿节”，^①儿皇帝嘉庆写诗庆贺，其中有一句曰：“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此句下，嘉庆自注云：“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

翌年，乾隆又在避暑山庄庆寿，嘉庆再次写诗祝寿，诗下小注写得更加清楚：“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跃龙兴庆，集瑞钟祥。”很明显，嘉庆一向以为皇父诞生于避暑山庄而非雍和宫，于是严飭馆臣查明复奏。

乾隆出生地是何等郑重的大事，岂能混淆搞错？实录馆总裁、文渊阁大学士庆桂接旨后也是一头雾水，因为他老人家是“总裁总裁，总而不裁”，这事还得问副总裁、真正担任总纂任务的刘凤诰。

这个刘凤诰也不简单，他是精通业务，不慌不忙，随后拿出乾隆《御制诗集》，把老爷子写有出生在雍和宫的诗及诗注的地方都夹上黄签，然后往上一送——这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嘉庆也不得不承认是自己搞错了。^②

后来，《清高宗实录》中采用了乾隆生于雍和宫的说法。可不知为什么，嘉庆对此事未予足够重视，其公开发行的《御制诗集》中关于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也未作修正。乾隆朝实录只抄写了五部，分别放于紫禁城、圆明园、沈阳故宫等地。甭说老百姓看不到，就是军机大臣也难有机会一览。是以，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狮子

①乾隆归政时，定嗣皇帝生日称“万寿节”，太上皇帝生日称“万万寿节”。

②时任工部侍郎的英和在《恩福堂笔记》中对此事记述颇详。转引自郭成康：《乾隆正传》，第9页。

园的说法仍在社会流传，这大概也是托津等人信笔写来的缘故吧。

再说刘凤诰。作为专业人士，他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但此时，他是人微言轻，不敢贸然行动，于是他先找到曾同修实录的曹振鏞。曹振鏞是安徽歙县人，乾隆朝进士出身，嘉庆朝先后任吏部、工部尚书并拜体仁阁大学士。按清制，内阁大学士乃正一品大员，位极人臣，可正如那句话，参谋不带长，啥啥都不响，这大学士要不入值军机，等于是靠边站。这下好，刘凤诰献计来了，曹振鏞当然不肯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乾隆的出生地，这不是地理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待曹振鏞这么一举报，道光皇帝也是暗自叫好，随后向托津等人下诏痛责，说先帝去世时，诸军机敬拟遗诏，“朕在谅暗之中，哀恸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朕亦不能辞咎。但思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拟自不至有误”，现在好，问题来了，遗诏说皇祖降生于避暑山庄，但查皇祖实录记载，“始知皇祖于康熙辛卯八月十三子时诞生于雍和宫邸，复遍阅皇祖御制诗集，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好了，这事，你们给说道说道。

此时的托津等人，想必悔得肠子都青了——早知如此，又何必画蛇添足，扯什么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但是，皇帝问话下来，还得硬着头皮解释啊。于是其回奏称：高宗实录藏于内廷，我等未经恭阅，不能深悉；不过，先皇御制诗集第六卷及第十四卷倒有两次提到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这个嘛……太多的话就不能再说了。

托津等人拿嘉庆皇帝的御制诗集来做挡箭牌，但道光手里有的是乾隆实录，爷爷压爸爸一辈，这胜负自是一目了然。事后，道光驳斥托津等人的回奏说：“敬绎皇考诗内语意，系泛言山庄为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句。当日拟注臣工，误会诗意”；托津等人称“实录未经恭阅，尚属有辞；至皇祖御制诗集久经颁行天下，不得诿为未读，实属巧辩”！

就这么一句话，托津、戴均元以“俱已年老”为由被踢出了军



机处。这一年，托津六十六岁，戴均元七十五岁。三个月后，曹振鏞转为武英殿大学士并荣升为军机处首揆，由此秉承中轴十五年之久。后人熟知的“多磕头，少说话”，即此君的做官秘诀，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道光朝官场风气，更是与曹振鏞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后话了。^①

鉴于嘉庆在位时未能及时纠正、以致谬种流传的教训，道光上台后立即开始善后清理工作。首先，其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追回发送给琉球、越南等附属国的遗诏，并将乾隆出生地那段话统一改成“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考神御在焉，予复何憾”！所谓“神御”，即乾隆画像。这个改法，着实有些牵强而别扭，不过时间紧急，也只好这样了。

其次，下令收缴嘉庆八年（1803年）初版的嘉庆御制诗集，其中涉及乾隆出生地的贺寿诗统统由避暑山庄改成雍和宫。可惜的是，收缴工作未能进行彻底，由此出现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嘉庆御制诗集，窜改痕迹被人抓了个现行。

话说回来，道光、嘉庆在此问题上连连犯错，这与乾隆也有着很大的关系。据查，最早“发明”避暑山庄一说的是乾隆末期小有名气的军机章京管世铭。后者多次随扈乾隆巡幸塞外，驻蹕山庄，在当时算是消息灵通人士。

某次秋猕之后，管世铭写下《扈蹕秋猕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在此诗下，管世铭自注云，“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

狮子园是当年康熙赐给四阿哥胤禛（即后来雍正）的园林。管世铭的这一注解，明明白白地指出乾隆乃诞生于承德避暑山庄狮子园。而且，在雍正忌日时，乾隆还会常来这里小住几天。

管世铭是江南武进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其在官

^①喻大华：《道光皇帝》，第25页。

场中接交甚广，尤与武英殿大学士、首席军机阿桂关系紧密。按说，像他这样在军机处担任机密要务的人是不会随便乱说的。事实上，他也不是信口开河的人。有诗为证：“惟凭谨畏直承明，缄口仍防出舌轻。有问辄将他语乱，肯言温室树何名？”这首诗，是管世铭秋狩纪事组诗中的另一首，应与前一首写于同一时期。如此谨慎之人，而将“狮子园说”载入诗中，想必有相当可靠的依据吧？^①

有一种看法认为，管世铭之所以有此认识，或许与乾隆的“误导”不无关系。在乾隆御制诗集中，有关狮子园题咏的不下数十首，其中对园中“草房”的重视更是令人觉得有些过分。按通例，清代离宫别苑中的殿堂轩馆、亭台楼榭等，无不锡以嘉名，唯独避暑山庄狮子园中的“草房”一景直呼其名，这未免过于浅俗。

所谓“草房”，也确实名如其实，不过茅屋三间，雍正当年曾亲笔题名“草房”一匾悬乎其上。乾隆于六年首次巡幸塞外、举行秋猕大典时，此园被赐给六弟、果亲王弘瞻。弘瞻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去世后，乾隆再次来到狮子园，发现这里一片萧瑟荒凉，于是命人重新修整。此后，乾隆每至避暑山庄则必往狮子园一游，而且每次必往“草房”小憩，并赋诗以志其事。

乾隆对狮子园及“草房”出乎寻常的重视，管世铭因此而“误会圣意”，这个未为可知。事实上，不仅是管世铭，其他如内务府世家出身、嘉庆朝曾任工部侍郎的英和，其在《恩福堂笔记》中记述“遗诏风波”一事也说：“高宗纯皇帝诞生于雍和宫，或相传为狮子园，此仁庙遗诏恭拟者所由误也。……狮子园说其讹传久矣。”

不过，就乾隆本人而言，其诗中并不曾有片言只语提及自己生于狮子园。八十四岁那年，乾隆在《游狮子园》一诗自注中解释了自己为何多年来对此地“情有独钟”：一、“予年六岁始随皇考来热河居住此园读书”；二、“康熙六十年，予年十一，随皇考至山庄内观莲所廊下，皇考命予背诵所读经书，不遗一字，时皇考近侍，皆

^①郭成康：《乾隆正传》，第5页。

